

清朝奇案丛书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主编 张研 ● 副主编 张浩 ● 王立新 著

死魂灵

诡谲骇人
割辫案

石破天惊……
水中观月……
青丝无价……
天人之际……



09

5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于是便有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起于发间。

鲁迅曾有言：几百年，不知有多少人为着
不疼不痒的头发吃尽了苦头！

这里讲述的就是这样一出头发的风波。

前言

“清朝奇案丛书”，顾名思义，说的就是发生在清朝的奇案、要案、大案。

这里既有数十上百贪官授首的贪污巨案，又有阴谋迭现、圈套连环、丑恶至极的舞弊案；既有权势倾轧、禁锢精神的政治案、科场案、文字狱案，又有曲折离奇、血泪斑斑的人命案。

这些奇案、要案、大案，反映了清朝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一不令人触目惊心，无一不令人感慨万分。

从“清朝奇案”中，人们可了解到中国清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制度，了解到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法制观念和社会问题，从而更加自觉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

设中去。

“清朝奇案丛书”共十余册，每册十来万字，是一套面向中等文化程度读者的历史通俗读物。“清朝奇案丛书”又是一部高品位的、得到学术界基本认可的历史普及读物。

“清朝奇案丛书”遴选了一批专攻清史的中青年学者，以叩人心弦的史实传闻、严谨的论理分析、文采斐然的晓畅行文，导引读者思索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陶冶情操，启迪睿智，丰富人生。

我们期盼着您满意的微笑。

目 录

- 江南惊雷 (1)
 虔元鬼影/魂系桥桩/西湖魔丐/萧山二僧
- 龙颜变色 (11)
 魂破天惊/富尼汉之功/千秋疑案/发断梦境/畿辅重臣
- 天庭难静 (27)
 出巡前的震动/乾隆与避暑山庄/搜捕令/如刘统勋
 方不愧真宰相/能臣无奈
- 怒扫中原 (56)
 尽行剃发/空欢喜/“单八不可泄漏机关”/“奸僧”海
 印/田都司贪功
- 水中捞月 (78)
 此中道理/出击三教堂/偷袭青龙寺/一“儒”之别/
 吴元难觅/水落石出
- 如是我心 (94)
 青丝泪/丧葬风波/皇后断发之谜/虑江南

139340

江南惊雷

虔元鬼影

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月。

浙江德清县虔元山。

一个黑漆漆的夜晚，星稀月晦。

两条黑影穿行于丛林之中，一个扛着镢头，一个背着布袋。

在一个石崖下，两条黑影止住了脚步。他们四下张望，侧耳倾听，万籁俱寂，不见一个人影，唯有阴森森的树影。

两人不再犹豫，迅速在石崖下的淤土中挖出一个坑，将布袋中的东西倒入坑内，

再将坑填平。然后嘘出一口气，如释重负。拍拍身上的土，扛镢头上肩，布袋在手，两条黑影悠然而去。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扑棱一声，树上的小鸟受惊而起。

石崖后面一亮，一颗光光的大脑袋从树后探出，左瞧右看。

一闪身，一个和尚从树后绕出来。

他走到刚才两个黑影挖过的地方，跪下，用手将坑内的土挖出，露出一个石人。

仔细端详，是个石匠模样，背后还刻着一首诗。一首歪诗。

和尚将诗句记在心里，复将石人放入坑内，重新埋好，脸上露出诡秘的微笑。

他站起身，匆匆离去。

依旧是静悄悄的黑夜，唯有不远处虔元山观音殿内闪着灯火，忽隐忽现。

“哇，哇”，一只老鸱在树上发出几声怪叫，令人毛骨悚然。

魂系桥桩

德清县城东门外，一大早，一批石匠带着家伙，赶到此地修筑东水门桥。

为首的两个，一个叫吴东明，一个叫郭廷秀，这件差事是他俩经过一番周折才包揽过来的。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为了包揽这项工程，石匠们争得不可开交。

当县里修筑东水门桥的消息传出后，海宁石匠郑元臣，毛

天成立即赶来联络，希求承建此桥。然而就在事情快办成之时，德清县石匠吴东明、郭廷秀也闻讯赶来，要求包揽这项工程。

一番争吵之后，郑元臣、毛天成自知自己是外地人，处于劣势，于是提出和解，要求由双方共同建造，利益均分。而吴东明、郭廷秀自恃是本地人，决意将海宁石匠挤出去，经过在衙门里活动，终于独揽了造桥之事。

郑元臣、毛天成虽感到无可奈何，但对吴、郭二人却是恨之入骨，意欲报复而后快。

而吴东明、郭廷秀的兄弟们则因此对他俩感激不尽，因为他们有了干活赚钱的机会。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

郭、吴二人对大家说：“只要大伙好好干，决亏不了你们。”

工程进展很快，至次年正月间已打樁齐毕。吴东明、郭廷秀心中暗自得意。

然而不久，社会上突然飘荡出一个令人颤栗的传言，说有一伙巫师正在四处游荡，以摄取人的灵魂为业。他们通过在人的名字或辫子、衣服上施以魔法而导致被害人死亡，巫者将以死者之灵魂为己用。

传言一出，立刻闹得人心惶惶。人们夜晚不敢出门，即使白天出门也不敢独来独往，都是结伴而行。

紧接着又传出了一首歌谣，将这件事同石匠联系起来：

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

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

早早归家去，自己顶桥梁。

继而又传言德清东水门桥工程需要一些写在纸条上的活人名字，把它钉入桩头可增加神秘的力量，也有传说是需要头发、衣襟来钉桩建桥的。这种行为人们称为“叫魂”，被偷魂的人不是生病就是死亡。

一天傍晚，吴东明、郭廷秀下工后结伴同行，到了一个人字路口，二人分手各奔东西，急急忙忙往家赶去。天渐渐地暗下来了。

吴东明一边走，一边想着工地上的事，盘算着明天应做些什么。突然，从路旁跳出一个男子，四十多岁，衣衫不整，胡须杂乱，那脸似乎已有半年未洗，脏兮兮的，两眼无神。他一手拿着一张白纸条，平伸着双臂，拦住吴东明的去路。吴东明打了一个冷颤，不由得倒退两步，手下意识地伸进了工具袋，摸住了一件家伙。怯生生地问道：“你是人还是鬼？你想干什么？我口袋里可没钱给你。”

那男子打量了他半天，才慢吞吞地开口问道：“你可是修建东水门桥的石匠？”

“不错，那桥是我包下来的。”

那男子眼睛一亮，继而露出乞求的神情。

此时，三三两两过路的人们见到这幅情景，纷纷停住了脚步，围拢过来。

吴东明见人多胆子顿时壮了起来，问道：“你拦住我的去路，究竟有什么事！赶快说出来，我还得回家呢。”

那男子突然跪下，将手中的两张纸条递到吴东明手中。吴东明一看，一张纸条上写着“沈天福”三个字，另一张纸条上写着“沈天禄”三个字，这分明是两个人的名字。联想到刚才他问自己是不是建桥的石匠，吴东明心里便已明白了这个男子的

意图。但还是问道：“你写的是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男子道：“我叫沈士良，沈天福、沈天禄是我的两个侄子。这两个小子平时总欺负我，我想叫他们大病一场。请你用叫魂术让他们生病，越重越好，只要不死就行。名字我已写好了，求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围观的人群听到此言立即骚动起来，有人喊道：“原来这个石匠会叫魂术，我们可不能放他跑了。”

吴东明看着愤怒的人群，心里很害怕。他扯起沈士良，大声嚷道：“我不会叫魂术，不许你冤枉好人。走，咱们到县衙门去。”

大伙一听这话，心想正好，你不说去，我们也要拉你去。于是推推搡搡地将他们拥到县衙门口。

吴东明抬头一看，见一群人早已聚集在那里，当中却是郭廷秀与一人扭在一起。听着周围的人也谈论着叫魂之事，心里暗暗叫苦，看来郭廷秀的际遇也与自己相同。

那边郭廷秀也看见了吴东明，先是一愣，继而无奈地摇摇头。二人目光相遇，均觉惨然，只好听天由命。

德清石匠叫魂之说不脛而走。

西湖魔丐

乾隆三十三年(1768)春天的一个夜晚，杭州西湖旁的一个小庙旁，一个乞丐模样的人正在来回游荡。

月色明亮，一片银辉洒满了西湖的山山水水。尽管叫魂之说也已传到西湖，但人们仍游兴不减。本地之人虽长年与西湖为伴，但变幻莫测的西湖美景仍时时吸引着他们，使这些西湖

儿女不肯放过每一次观赏的机会，唯恐漏掉什么，他们纷纷走出家门，加入游人的行列，尽情观赏西湖美丽的月景。

那个游荡的乞丐模样的人不时窥视着游湖的人们，当发现某人是单个走动时，便过去搭讪，说着什么。

几个本地人见状，心中疑惑，便围拢过去，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游荡者斜视着他们，说：“要饭的，难道你们没看出来？”

他这一开口可不要紧，周围的人立刻喊了起来：“德清人！德清人！”

人们越聚越多，纷纷议论着，询问着。

“听说德清正在造桥，这个德清人会不会是叫魂的？”

“看他那副模样，八成是个叫魂的。”

“千万不能叫他跑了，否则不知要有多少人被他害死呢！”

“对，不能叫他跑了，干脆打死他算了，免得他害人！”

“不行，还是稳当点儿好，等问明白了再说。”

“问明白？即使他是叫魂的，他也不会承认，如何能问得出来？还是别费那劲儿了。”

几个年轻的后生说着就往前挤。

这时，几个负责巡查的衙门差役赶了过来，喝止了要动手的年轻后生。他们首先擒住乞丐，喝问道：“你是不是叫魂之人？可要如实招来，否则的话，我们要叫你尝尝大刑的滋味。还不快说。”

乞丐见人们要打他，已吓得两腿发抖，此时又听说要用刑，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头如捣蒜，叫道：“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只要不对我用刑，不打我，我什么都招。”

衙役问道：“你是不是叫魂之人？叫什么名字？”

“是，我是，我叫计兆美。”

“是谁指使你的？”

“是本县石匠吴瑞明雇我来省城叫魂的。”

“你可曾行过叫魂之术？”

“大人，那吴瑞明给了我五十张咒符，我用其中两张摄取了两个小孩的灵魂，一个叫李圣魁，一个叫吴有仁，这两个小孩已死去。”

“那另外四十八张咒符呢？”

“回大人的话，我已经把它投入西湖了，全部都投入西湖了。不信你在我身上搜，一张也没留。”

围观的人们听说他害死了两个小孩，顿时群情激愤，纷纷要打死这个乞丐。差役们连忙阻止，将计兆美带回衙门，再行详审。

而游湖的人们心情却沉重了许多，叫魂之说看来确有其事，不知有多少人还要被害呢。

从此，叫魂恐怖的阴云惨雾笼罩于两江人的心头。它借助于西湖的巨大辐射能量，又被游湖之人带到了各地，传播范围越来越广。

时间在推移。

事件在延续。

萧山二僧

同年二月二十三日，在浙江萧山县西兴村一户人家的门口，两个小男孩正在嬉戏。这时，有两个和尚走了过来，手里还捧着一个铜盘。其中一个小男孩跑过去，好奇地看着铜盘，发

现上面写着三个字。他把头一歪，随口念道：“巨一成一记。”

这个法号唤作巨成的和尚满脸堆笑，说：“这孩子真聪明，这么小就能认识字，将来长大肯定能做大官。”并接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呀？告诉我好吗？”

这时，另一个孩子过来拉住小男孩的手，说：“弟弟，快回家，别理这两个和尚。”于是两个小男孩便跑进了大门，并将门关上。

两个僧人相互看看，无奈地摇摇头，继续前行。

没走多远，就听见后边有人喊：“站住！两个和尚，站住！”二僧回头一看，见一男一女追了过来。

原来，此时西兴地方正在传言游僧叫魂之说。刚才两个小孩的父母听说有两个和尚同他们的儿子说话，还询问叫什么名字，马上想到是不是叫魂的游僧，于是立即追赶过来，拦住二僧的去路。

“你们是哪儿来的和尚，为什么问我儿子的姓名？”孩子的父亲气喘吁吁地问。

两个和尚双手合十，巨成答道：“阿弥陀佛！施主，您这孩子聪明伶俐，小小年纪，便能念出贫僧的法号，将来定能吃上国家俸禄。贫僧想结个善缘，故尔问他姓名。既然他不肯说，想必贫僧与他仅一面之缘而已。事事皆有定数，不能强求，善哉！善哉！”

夫妻两个闻听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做官，不禁心花怒放，但叫魂的阴影马上又将这种高兴情绪化为乌有。他们接着问：“你们到底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叫魂的？”

“罪过！罪过！”巨成摇头道：“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不轻言杀生，怎能做这叫魂害人之事。我二人在杭州为僧，因生计所

迫，出来化缘，绝无他图。”

男人将信将疑，女人却不依不饶：“别狡辩了，我看你们就是叫魂的游僧。”

此时，另一个和尚开口了：“女施主，出家人不打诳语，我们所说句句是实。只有积德行善，方能修成正果，我们岂肯行叫魂之恶事，而遭我佛之报应！”

双方正在争辩之时，村里的乡亲们纷纷围拢过来观看。听说是叫魂的僧人，便纷纷议论起来：

“这两个和尚不在杭州庙里念经，跑出来游荡，又询问小孩姓名，我看肯定是两个叫魂的游僧。”

“说的对，我看应该将这两个和尚烧死才解恨。”

“不，应该将他们按到水里淹死，免得他们灵魂跑了。”

“别太愣了。我看这两个出家人倒也慈眉善目的，不像叫魂的，还是把他们放了吧。”

“老爷子，不能因您老信佛，就将和尚都看成是好人。您又不是没听说，最近好多地方都有因被游僧叫魂而死的。咱可不能轻易把恶人放跑了。否则，没准哪一天丢魂的就是您了，到时候，我们可抢不回来。”

“你个乌鸦嘴，说不出好话来。我死了有你什么好处。”老年人不快地走开了。

这时，西兴保正也赶来了，见这阵势，知道若不拦阻，非出事不可。于是派人将两个和尚送到驿丞那里。

和尚走了，人群还没有散，仍在纷纷谈论着。

这时，县里有两个衙役急急忙忙地来到西兴村。见这儿聚了一群人，便赶了过来，问：“你们都在这儿干什么？有没有看到两个和尚？”

“刚才有两个叫魂的和尚被送到驿丞那里去了，其中一个叫巨成。他们询问小孩的姓名，想借此叫魂，结果被发现了。”

县里的衙役一听“巨成”名号，喜出望外：“我们正找他们呢。这巨成偷割了两人的发辫，以行叫魂之术。你们大家以后可一定要小心，遇有可疑之人，及时拿获送官。”说完，便急忙向驿丞之处赶去。

大伙不自觉地摸摸脑后的辫子，面面相觑，然后各自散去。

叫魂，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传言。

龙 颜 变 色

魂 破 天 惊

在 18 世纪统治中国 60 年的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贤能之主。天生的资质加上后天的勤奋,使他得以将清王朝推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孜于政事而又精力充沛的乾隆即位后,不但关心军政大事,而且时时刻刻关注着臣民的动态。

起于江南的叫魂阴风,经过三个多月的漂泊,终于刮进了紫禁城,钻进了乾隆皇帝的耳朵里,并立即引起了他的警觉。在他

看来，这绝不是一起寻常的宗教事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十二日，乾隆帝给浙江、山东巡抚下了一道上谕：

闻浙江一带有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髻衣襟等物，搯垫桥桩，以为压胜之用者，流传并及山东地面。其言甚为荒诞，或系市井剪辮匪徒借端捏造，冀得逞其鼠窃伎俩，亦未可定。但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听，理应留心查禁，以杜浇风。

乾隆帝命令浙江巡抚密行体察，如果真有此等情事，即行严拏，重治其罪；或者将倡播之人捉拿一二，严加惩治，以警其余。由于乾隆帝对于割辮叫魂之事只是听到了某些传闻并没有接到地方督抚的奏报，因此他指示各督抚必须不动声色，妥为查办，不得听任胥役人等从中藉端滋事，扰累闾阎。

乾隆帝不想让事态扩大。

富尼汉之功

然而没过几天，山东巡抚富尼汉的奏折使乾隆帝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富尼汉在其折中奏称：

窃臣于五月内，闻省城有剪人发辮、其人即昏迷之事。臣以事关邪术迷人，不可不严密查拿，切实根究，当即密谕济南府知府徐绩，历城县知县胡德琳慎密访緝，并谕臬司尹嘉铨飭属一体留心侦拿，毋稍疏纵。臣于六月初三